

〈再遇赤柱〉

說起赤柱，很多人都會想起蔚藍的天空、輕盈如紗的白雲和翻滾的浪花。美麗的景色故然使人心醉，但又有多少人會在意美景背後呢？

黃麻角道有一座小山丘，上面有一個墳場。墳場旁綠草如茵、氣氛平和，偶爾還能看到情侶拿著腳架、相機來拍照。確實，這墳場不少的擺設都很特別，的確有留念的必要。比如說，墳場的正門那一塊十字架碑，它並不是耶穌受難那類十字架，它是一把十字架形的銅劍插在八角形的石座上。在香港的別處相信難以尋到這類形的十字架。十字架原是種刑具，但隨年月過去，現在都只會聯想到那個替凡人受難的耶穌。十字架亦好像成了救贖的代名詞。而劍——力量的象徵、往往都會令人想到戰鬥、廝殺與流血。其實入眼當刻已暗示了這是個有關以武救贖凡人的墳場了。只是不知道為何，多數的港人都只留意到墳場附近的風光。或許我們都只是寄居於這城市，不曾真正觸摸它的靈魂。自然，不認識這墳場，也不是甚麼奇事了。

這是赤柱軍人墳場、負責記念香港保衛戰死難者。數年前，第一次來到這裡，沒有甚麼特別的感受。許是因為由生出開始，我好像就活在某個搖籃之中，張開耳朵、所聽到的，只有語調、語速不同的搖籃曲。但無論搖籃曲的旋律改動再改動再再改動，都依然擺脫不到它的本質——讓我睡好睡滿。熟睡的人又怎會留意到身邊的事物呢？二零二零年過後，我再次來訪，感覺有些不同。可能因為我看了〈復仇者聯盟：終局之戰〉，又或者因為這兩年終於聽到某些人歇斯底里的吶喊。

曾經我看著那塊刻有《聖經》經文的紀念石碑時，感覺只是一塊黑色石碑，上面刻有黃色的名字，一切平平無奇。但當我再訪、當我的靈魂伴隨著目光再次接觸到這座深邃、冰冷且漆黑的石碑時，剎那間我回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。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軍在香港各地的防線被日軍擊潰，指揮官華里士決定緊縮戰線，將兵力部署於四個地方，而赤柱就是其中之一。而我就是守軍的一員。

原來我還活著。我活著嗎？我真的活著嗎？我是在夢裏嗎？不知道。我已經分不清夢境與現實了。這兩星期的經歷實在是太夢幻了。在某個平靜的晚上，突然鐘聲

長鳴，長官說敵人將要來襲的時候，我還在想長官是不是瘋了。雖然到處戰爭四起，但在香港從軍以來，還沒有遇過真正的試煉。我與槍械的記憶只停留在無數個寂寞的夜。夜、二人、槍械、軍營前、站至天明。

於機場繃緊神經數個小時，天也快要亮了。美好的晨光將要到來，我已準備好看長官尷尬的臉色了。但當天亮一刻，高空中只見數架轟炸機飛過。而我的記憶也隨槍火的到來而變得一片狼藉。

待我冷靜後，我已來到赤柱，身後已無退路。望著海岸的另一邊，不斷撫摸著手中冰冷的槍枝，好像只有在槍管身上才能找到溫暖。數著剩餘的子彈，一發、二發、三發.....雙手不禁顫抖。足夠嗎？用力呼了一口氣，我不敢再多想。

日軍的進攻之急速遠超我的想像，二十二日中午他們已經來了，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。他們的首輪攻勢我們守住了，但隊伍也愈發稀疏，迫擊炮也沒有彈藥了。曾經蔚藍的天空被硝煙遮蓋，我的未來又在何方呢。不管了、還能動、還能睜開眼睛、不能後退。當日凌晨又來了一群日軍，我拿起步槍走進戰壕，架好瞄準敵人。子彈不斷從上方擦過，他們的火力遠比我們猛烈，我連冒頭的勇氣也沒有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可能是一小時，也可能是一分鐘。無線電傳來指揮官的命令，「撤退、撤退、往半島那邊走」我們邊撤退，邊作出最後的反抗。而我的時間就停在一枚子彈從遠方向我射來的瞬間，當我聽到的時候，我已經倒下了。子彈穿過我的腹部，開出了一個籃球大小的洞，我無力地跪倒，瞳孔逐漸散渙。在一分鐘裏，我感受到身體的血液不斷被熾熱的子彈留下的熱力蒸發，而蒸氣又帶著我的意識慢慢遠離我的軀殼。我望著天空，幻想曾經存在的白雲，想起了與家人共渡的時光。在我走以後，他們又要如何面對這絕望的世界。溫熱的血液和子彈一同慢慢變得冰冷，又不斷流入大地、泥土之中，我無法閉上我的眼睛。我的視覺由地面飄向高空穿過雲層直至沒有任何空氣的外太空。終於能夠在高處俯視這個世界。

而下一刻，鏡頭在秒速之間縮回至二零二零年的赤柱上。我踏了踏腳下的泥土，其實能夠立足在這地方也是種幸運。〈復仇者聯盟：終局之戰〉，薩諾斯將宇宙一

半的生物殺死，地球人口也少了一半。五年過後，遍地都是墓碑，上面刻有一個又一個的名字。每一個名字都代表了某個家庭少了一個成員，他們的死沒有影響世界的運行，卻讓無數留下的人傷心欲絕，心理醫生就算會多重影分身也忙不過來。赤柱紀念石碑上應該也一樣，每一個名字都代表了一個家庭的破碎。或者這些死難者曾經都有美滿的人生，他們應該都有不同的才能，或懂得音樂、或是運動高手，在這世界曾經發光發亮，但到了最後，這些存在的痕跡已經被硝煙抹去，唯一留下來的只有刻在黑色石碑上的名字。

這個墳場承載著香港靈魂的碎片，但現今竟然淪為打卡熱點。或許這就是命運吧。到底鮮為人知是一種悲哀還是一種幸運呢？不知道。如果太受矚目，這些英文的名字就會變成一些禁語，消失在大眾視野之中。如果徹底遺忘，他們就會再次死去。人的一生有三次的死，第一次是停止呼吸，第二次是發出死亡證，而第三次就是世界把你的忘掉。這些死難者的名字，無論是英文、中文甚至葡文，都代表著香港歷史的部分。這是可以死去嗎？

又一對情侶在墳場旁合照。我也拿出相機拍下了這個墳場的景色，為自己、為他們、為香港。